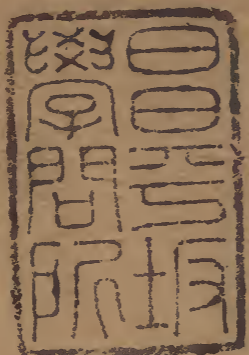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十七之九



人隱逸 異教

五十二

庫文閣内			
五五函	一	三〇	漢書類
一一架	二〇	六九	
		冊號	

庫文閣内			
三六七函	一	三〇	漢書類
三架	二〇	六九	
		冊號	

類書廿四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52)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漢草文庫

卷一百

左編
人類

隱逸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
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
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
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
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者前所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 人類

齊潛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圍邯鄲
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
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
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
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
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
從頌而歿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

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同朝。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美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衽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常秦是
一題日須
做定實事
承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
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亦只一得
一時事

通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不有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連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亦只得自家事

臣言依于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傳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
而不可得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
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
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
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灾異數見羣
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訥成帝久亾繼嗣
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福孤遠又
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喜爲子
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
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
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
爲殷紹喜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
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閎

袁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
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
史不爲通會阿毋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
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春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衰經扶柩冒犯
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
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
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
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
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
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
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
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
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設
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狀之上以
五百整爲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
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郡亭
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
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成山中時有

矯捷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
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詐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
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
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
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待用吏陳君
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
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

明哲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
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人戶歸附者寔輒
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
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
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賊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
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有不合則
手賢者每
如此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人類

九

雜定明可

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讓甚
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
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
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
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
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
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有
子六人。紀。謚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
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
平原華詔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
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
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
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
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著涼處。自與飲。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一 人類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洛
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聞寧多買器分置井
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
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
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
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
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
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
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
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
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
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
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
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
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長生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遊志六菴，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羅疾病，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祥，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滿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歿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軍下

義

仁

或說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一
來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
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
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
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
皆拒不當紹分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
丸昔多賊殺其郡寇盖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
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
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
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未拜爲蓐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
濱海滲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
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
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
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
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垓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曹丕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無有介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
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
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
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
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
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
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
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
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
彌篤

隋王績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類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
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
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瘡
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蔣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
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
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
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績
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
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
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
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續續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詢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儀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苾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鬣、鳳臆、驪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歠、一者重頭、昂尾、駝脰、貉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詰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
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
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
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屬咨所遺其傳最詳
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
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
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
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
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
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
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克席獨不入王官谷
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
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

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臣按梁室大
巨如敬翔李振杜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
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
送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
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
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泚小艇
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
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
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
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册一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金帛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
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
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竟不知所往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
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
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
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
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
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
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
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因辭且上書宰相曰因
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
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
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且
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
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僂蹇不出貪高尚
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
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
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
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
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
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
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
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
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為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王開太平者邪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八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桀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亾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歿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歿此又何稱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歿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歿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卽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偃眞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晉海島中止王
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
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旣用其翁張與奪
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
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
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
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
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
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上言闕下
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中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
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
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
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爲畔逆謀覺楚人伍被
自詣吏白發其本謀反蹤跡具安自到死所與謀賓
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徃徃言安得僊與其
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
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欒
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盡驚旣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
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恠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
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
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
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冀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顧獨言病不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時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歿，惜其方不盡見。樂

又生山亦
廣以史主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決可塞，不^實成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歿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客禮禮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驗小方，方效，使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克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齋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
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鷓音鷓祀上帝鬼神
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巳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爲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莖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

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
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
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
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
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
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
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爲上言封禪者今不歿之名
也秦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卽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是草
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旣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
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
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今天下尊祠靈星
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
封禪五年一修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

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
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
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
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
方士之迂惟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
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
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
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
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給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
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
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
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
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
社石鼓於臨胸之罌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
成山祠甘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
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
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
大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
 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
 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罔論歿
 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
 奇其材得減歿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眾而
 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
 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
 功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

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淖冰溺

晉灼曰上詳以藥

石投之水上水即消因

假為神仙道使然也 化色五倉之術者

李奇曰身中有五色

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

則不歿五倉存則不饑 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

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

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

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

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

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
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
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
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
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轅侯師張宗之姦紛
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
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
驗足以揆今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者當是時齊人其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歿賀良等坐挾忠可
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
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黃帝未論
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
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
經像時有然未宜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
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叉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
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縑純詣相國
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
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
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吉變言英謀爲
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
下嚮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
及案獄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
烈矣乃其初豈遽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恣蕩而不正
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
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
縣祀老子已更祀之于濯龍宮設文刻爲壇卽淳金
卸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
老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
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艷婦極
天下之麗甘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三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秦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
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
大賢良師咒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
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訛言
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
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
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
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亾而是
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
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治百病而子魯因據漢
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
皆以無爲本與夏侯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
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
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
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

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妙。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污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阮籍居母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汚染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詣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也。衍深啣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案而游。所獎拔顯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遠。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頽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氏羗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歛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委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戶祝如

八編類纂 卷百九 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闍人白名有道術能僊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褻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惟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惟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適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旣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傅王稚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竝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歿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歿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

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言玄衆彌嚮附遂破嶺
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滅自思初
入海所從虜男女戰歿及自溺并流離被戮者不可
計至恩歿乃始無遺餘會天竺僧佛圖澄鳩摩羅什
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
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咒使物腹旁有一孔室以絮
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輒詣水旁從孔中引
腑臟濯濯已內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
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
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
下助舉輦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
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脇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
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
卽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
昏爲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弑
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
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
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
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歿鳩摩羅什性早通
黠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

晉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饑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歿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苛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卽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旣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寶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麩爲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卽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詣寺贖已乃還
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
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
起十二層浮圖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日不
釋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
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擾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
大困用浮屠戒無恪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都邑
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叅軍郭祖深度帝不可
勸諫與檟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
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奸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
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
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
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
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
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
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
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鷄犬聲龔
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
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

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哀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冀將來之福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口神地曰祗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億乃其效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啓二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
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歿壽夭有命自
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
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
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羗戎亂
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
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
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
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
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
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
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
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
域來能咒人令歿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
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
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
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
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入

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
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
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
裘及所持鉢授之白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爲信蓋
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
時也時梁武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
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卽位來造寺
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
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喻羅文莊欽

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世之語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聞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爲禪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
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曰我心未良久見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宗中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
曹溪其說法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妬無貪嗔名
自性戒卽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卽
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名自
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
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
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
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卽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
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
是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旣足以訐誘愚俗而五宗雲

布

南嶽爲仰雲
門法眼臨濟

機鋒剴切霍世高明士又籠罩其中無

能自脫者而佛教益曰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
道其深者至以爲教弘周孔恩深父母望望焉欲從
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未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
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
還無恙飯于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
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
卽小有災厄終不能爲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
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影借時事
仰教即黃
金可成河
沃可寒之
說

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
出仁王經載之實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
資聖慈明寺講誦為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
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待上時
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晉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
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
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
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
天竺得梵本經論六下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長史王玄策往使為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
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
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甌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
靈蘄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
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
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
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
人議者以為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
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出入宮
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

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死，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豈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

法當死。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上以爲尸解去，不歿。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上壽。會祿山亂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爲長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上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

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燁上言，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發崩。穆宗卽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各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旣服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

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歿王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歿刑部尚書李遜。遜弟進皆歿，曰我爲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簡謫吉州，司馬愈自袁還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

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
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
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
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
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方謫潮州時頗
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顧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
理自不爲事勝物所侵亂及南還與留衣爲別則知
愈所爲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
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

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
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
所驛致敦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不報而息元至
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
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
而信僊方士趙歸真以法錄幸德裕曰敬宗時是嘗
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
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
等平章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
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

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詡欲去之於是遣御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病方士以爲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徐州王智輿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資福募願度者入輸錢二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聞所部以開壇度江者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輦血疴危

者率多歿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汲者益它汲轉鬻於道相欺怵滋甚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古人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懿宗佞佛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構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蘂上施複坐四隅立瑞鳥神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剎絡珠玉爲帳集孔鵠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一剎舉者各數百人香輿彩帳相屬於道比至天子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霑臆糜國費不貲無何帝

崩當是時盧龍使劉總統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
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
戢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禍又中自
嗾憐憫祠場乃安居卧內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乘
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
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
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
于寵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信之日事
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畋有郊用之覬知之謂之曰今
相國遣劍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

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
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首於階爲
格鬪聲轟然久乃闐然駢大怖起蒲伏代張先生禱
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
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彘血四灑爲信云於是
駢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
白雲先生高駢寘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
修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其時用之
等謫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駢愈益喜信事之然二
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

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來駢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見者令沐浴齊被已乃聽入入拜起纔竟輒引去詆之者輒歿故終已不聞已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神府軍將之因得軍由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守一皆誅歿人發其窟宅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桎梏釘骨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浮屠法日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贅疣宋祖聞其惑可聞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渡江見之與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

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亾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生歿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配流邊遠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卽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間闢爲姦其詔州縣寺觀籍非舊著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禳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遠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乃謬爲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填服四海誇示戎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爲外夷觀笑賜信州道士張正

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
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
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
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
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
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
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
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恠將復建塔
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
先阜成其民自西郵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

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
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木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
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腐
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
襄亦言天降災不祇儆然且修之斯謂逆天事得寢
祥符中天子借天書封禪以釋慙褒功固惑而方宋
之隆上無失德恤民禮相大綱正而天下又安其後
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癩在乃慕用其事王
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終蔽不解而至于亾王老
志初爲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

所嘗緘書一通上之啓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
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詫以爲神言禍福巧中然無
何歿上信以爲不歿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
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
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笞罵去爲道士往來淮泗間丐
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爲大言曰天有九霄惟
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
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
百餘今蔡京卽左元僊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
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

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爲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
徧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
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
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飫餐若施錢然靈
素意忌前譖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爲宮觀目佛爲金
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已軋毒殺之
已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歿方士魏
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
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

八經類纂 卷百六十八
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議
沿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
漢津歿帝以爲僊去不歿卽鑄鼎所建寶成殿祀皇
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歲侯初
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爲度作樂故黃帝夏禹
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意表與衆異請以
帝左手五指之節爲寸度五音之管樂旣成帝御大
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
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言樂
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言方作

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
指毋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
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妖人
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具法募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
合者以克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所以
誅蚩尤也爲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
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
爲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褻也已虜騎薄城急趣
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

遽曰、湏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當是時、蔡京
卞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僊、卞帥越州時、與
僉判陳瑩中、瓘信、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瓘曰、斯
近恠矣、公爲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
不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當是之
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判師說、而淫於二
氏、正公自涪歸、太息曰、今學者、胥而爲夷矣、惟游謝
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爲人、明辨
已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爲無善惡也、故無

忌憚、至於此時、有揚御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
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涪
歸、過襄陽、畏在焉、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
域、尊其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
往、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
爲導、省臺院官、及百司、麻府郊迓、用迎佛威儀、旣至、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
出命印、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
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

子卽位降詔褒護章佩監絡明珠爲字以賜帝師死
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餞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
兩銀三倍之綺錦雜絲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
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薰灼于四方楊璉
真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
興者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齒骼暴露及將相諸大
臣塚百餘盡發而侵牟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
物金財無筭陵鑠雷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
墮輒毆之徒侶駢轅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迫逐男汗
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

詈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
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
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爲福祿其大奸獄祈脫死
若薦賕買爵者又在濫無數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
猶以爲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
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旱有僧用浮屠術
斷臂禱雨者官爲起寺於龜山又誘民男女投淮水
歿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歿者至十
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
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十一
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請張者。誅數人。乃靖。明興。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顛。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上親爲勒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濂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而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中。修禪定全真者。聽母私狝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

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卽揭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迂卽爲僞冒。送有司謫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已又一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域其修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大。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其徒。遳有戒行者領之。毋洩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毋佞立條章。

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編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才行衰簿、官爵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

皇族志宜
照部國而
自行義若
先皇族必
有先后族
者亦作法
于涼矣

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于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行天下、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于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徒、籍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

復爲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其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饋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媿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今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

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蘇軾勸親睦論

門第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祚擢

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鈞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剔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公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
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遠齊布衣之
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革
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
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木
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
宜哉。

北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
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
膏梁子弟乎爲致治乎高祖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
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
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
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
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
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
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

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超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老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聽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齊桓公田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
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
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
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
者前日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
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是以爲少故賜父
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閻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
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趨趨。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

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議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每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漢文帝
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

然則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
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
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
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武帝復高
年子孫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
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
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
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
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宣帝令八十以上
非誣告等勿坐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也小子屬當

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
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
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
報無言不疇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
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
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

焉明帝行養
老禮詔

晉成帝蒸祭太廟歸胙于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
 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
 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
 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
 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
 帝師傳謂宜盡敬侍中苟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
 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
 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
 以娛其志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

朝廷始會

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
 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
 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于明堂詔以元為
 三老明根為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于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
 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宋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幼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

其語俊然
其自待小
矣

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馳試于釜鼉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十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銜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嗽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朋友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不對亦妙

唐宋儒又作淫奔詩讀矣

孔子之剡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管仲曰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于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于不親見愛之交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漢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容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聽也。或于道而求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竝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迷，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

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
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
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
不遭母憂乎親解緣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
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
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
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
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
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縈嗜欲
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黑域永從

此訣各自弩力

宋穆經
交論

朱穆見北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
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
孔子稱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
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
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
乃田竇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
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
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

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使生敵而忘得朋之
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肅義云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笑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縊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埴甿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

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
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
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狗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可厭可憎

賁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閉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翼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颺杳鱗萃分鴈鶩之稻梁
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
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
頓頤蹙頰滄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
敎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
不止此不挂于通人聲未適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此交更不
可不絕

駟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啁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頸
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
奚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纊微影

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惑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譚譬之于闌闌林回
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永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翻覆迅若波瀾此其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難
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覺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
也古人知三覺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蚤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
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且于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輶
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闢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
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粵歸
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
仁寧慕邠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
行孟門豈曰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
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
絕其秀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劉峻廣
絕交論

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

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
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聞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臙腥故具
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
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
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有安于卑
賤者其人
亦可與

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
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登八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
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受病處

交可絕矣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
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
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
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吾師

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
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六經類纂 卷一百九 三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括耳
囂塵臭處于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自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
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
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狂其天才令得其所
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
似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自以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
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

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
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
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
下若勦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
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
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
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
嘗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
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晉稽康與山
巨源絕交書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
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
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
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圯少遊太學爲諸
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

送行文

爲元伯曰後二年當遠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
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
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
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
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
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

死友生狀

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
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
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
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
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
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
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
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
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日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

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息乎嵩曰侯羸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唐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

此章極難
劉柳有遺
風

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
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
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
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
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書也度
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
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于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于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
亞夫可任信陵降志于朱亥袁盎不拒于劇孟且夫
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
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
友得不先于此乎大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

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巢
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
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
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
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
名他師而切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
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李德裕臣

友

上古無交，飽于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云。至于善惡
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
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
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
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
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于骨肉之恩，
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
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
難，僅發于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于講
習緣情而親于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

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于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于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復明孔伋孟軻之徒竝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

賜友稱
千天子更

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于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于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

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倖長道。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于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于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揚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于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未乎。于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

不顧君父
是不畏天
地

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惇惇。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于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

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李華正
交論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

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婦也兄之于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于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于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

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
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于今則亡矣夫人
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
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
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宋王同告友

納交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于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
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
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
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
天下日富此之謂言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
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
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

交驩

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既罷歸國以藺相如功大拜
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
相如素賤人吾差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
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
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
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
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
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痛心之語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
臣相如雖驚獨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不
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謝罪曰鄙賤
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平原君朱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
陽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
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左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非憂國及
也人臣愛
身則思短
憂國則慮
長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
何念之深也陳平日生揣我何念陸生日足下位為
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日然為之奈何陸生日天下
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
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
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
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會費陸生以此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藉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
力焉

杜鄴見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
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
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
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
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
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于陝竝為弼疑故
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

八編百頁集
卷之九
人類

者蓋以此也。竊見城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于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于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與內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

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今昔聖人與一人者兼五人之黔削以出也于道無
此義正安何以忘之乎伏惟。亂。亂。益。封。具。備。酌。酌。持。
咬。不。異。秦。王。而。風。于。隸。賊。者。為。國。也。國。也。鼓。尚。有。
也。野。帶。險。封。賈。卒。有。變。以。以。休。常。削。日。不。然。昔。蘭。昧。
貝。非。必。手。險。之。而。取。其。精。不。浴。與。昧。貝。谷。崇。日。崇。然。
本。為。其。汎。割。大。友。夫。豈。有。對。對。恐。而。不。夾。之。者。乎。今。
以。為。須。毀。毆。蘇。川。爵。式。古。日。吾。與。家。削。竝。依。泚。相。而。

問

